

散文

草木吟

几枝沙棘，在书房的案几上定格，仿佛沉思的哲人，尚在咀嚼与回味春华秋实的好时光。

沙棘枝条苗条，黄澄澄的果实，犹如满头缀饰着晶莹的玛瑙。

那是在故乡攀折回来的。它们离开枝头，离开家园，来到城市，成为我与故乡的纽带与牵挂。

秋风最是思乡曲。在去年深秋一个假日，我回到故乡。那天，本来是要到山林撷拾蘑菇的，却不期与沙棘相遇了。

沙棘有意思，字面是草，其实是树，生命力旺盛的灌木。它从来不孤零零生长。那种繁殖与抱团的能力，有些像南方的竹子或者榕树。不挑拣土壤的优劣、肥瘠，哪怕在山岗，或在沙地，总是一丛，一片，一坡，铺展生命的张力。它不高，但茂密，葳蕤，具有一种自信的气势。这种树木，春天叶片嫩绿，夏天浑身翠黛，一团浓荫，初秋旋一串米粒一样娇黄的花蕾，等到秋天，果子就由青到黄，熟了。沙棘的果子皮实，如果不去采摘，它可以跨年度在枝头招摇，黄黄的，红红的，一串一串，像荧光棒，在寒冬里，在初春料峭的北风里，闪烁，给那些苍白的日子以明媚的色彩。

说来，沙棘在家乡落户已四十余年。1981年初春，我从部队复员。那时，我们通太沟是远近闻名的学大寨典型，村里实行人海战术，统一栽植树苗，绿化山川。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们冒雨在石头山栽松苗，种杏核。松苗有落叶松和黑松。落叶松纤细，好似灰白的鱼骨头，上面带着半是褐色半是鹅绿的芽苞，表达着生命意愿。黑松不黑，有些像夏天沟壑的节骨草，或者秋天山丘的麻黄草，长相很嫩但颜色老绿。在松苗栽尽时，时任村里书记的爸爸送来了沙棘苗。爸爸说，这沙棘苗浑身是宝，叶子可以泡茶，果子富有营养，还可以防癌抗癌呢！他说，这是绿化新品种，水利局专门从呼和浩特林研所调拨给我们村的。

沙棘苗与落叶松苗有些相似，它有些灰暗，有些孱弱，但是，它有一粒高粱大小的稀疏芽苞，还有无数桀骜不驯的毛刺。毛刺刚愎、傲慢，如八大山人画鱼画鸟“白眼向人”的风骨与

硬气。

那些年，我们初春或初冬一直劳作在大山上。我们身上的汗水和手上的老茧，终于把山川染绿了，让一度荒凉的家乡有了色彩和韵致。爸爸对我说，解放初期的通太沟，没有树林，没有丰茂的蒿草，没有参天的大树，山露骨，人受苦，是出了名的穷山沟，一多半的男人“打光棍”。

也是，在我的记忆里，那些松树，以及桦树、沙棘、柠条或夏天绽放紫色小花的胡枝子，那些漫山遍野的苹果、苹果梨、黄金梨、山杏、大扁杏或压弯枝条的李子，都是通太沟的“移民”，都是村民蘸着雨水、汗水埋到山上去的。就像画家，妙笔生花，把它们深情地描绘在宣纸上，使之灿烂地生长与绽放。其中，有很多是我亲手栽下的。是我们为它们颁发了定居的护照，才让它们得以理直气壮地登堂入室，成为森林，成为通太沟的居民抑或斑斓的衣裳。

那天，阳光将沟壑濡染得赤黄。蓦地，我走进了一片草地。这草像树，有的高大葳蕤，不啻沙棘树。但毕竟是草，除了几簇还在倔强地挺立着，其余都折服地匍匐在狂风的手掌下，被收编了，好像在黑夜睡着的孩子。它们在抗争中枯萎和憔悴，但那些残存的叶子则很顽强，闪烁着金色的光泽，仿佛一枚枚金光闪闪的硬币。它们的籽实还在，像一穗穗麦子；还有花穗，有些像山豌豆或狗尾巴花，紫英英的，在风中执拗地摇曳。

草是沙打旺。百草凋零却独自飘摇，散发一种独特的香气。它名副其实，遇强则强，不畏风沙。

和紫花苜蓿一同，沙打旺是通太沟的首批“移民”。是爸爸从辽宁农学院引进了它们。

爸爸叫刘振川。解放不久，按照组织安排，爸爸以公安特派员的身份带工资回村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一千差不多就是四十年，成功在通太沟试栽了黑松并畦出了松苗，引进了优良树种和牧草。

■刘流

改革开放初期，靠捋沙打旺草籽，通太沟村每人每年增收三百元。我复员回村的那几年，每年秋天都要上山将沙打旺籽实，再把草籽卖给乡里的水保站，缓解全家的窘境。

山川竞秀，草木芬芳。1996年秋天，爸爸病逝六年后，赤峰市委市政府为他在通太沟山麓上竖起一块植树造林绿化生态功德碑。一个地级市，给逝者树碑立传，这在内蒙古，史无前例。

所有的土地，都是值得膜拜的；所有的绿色，都是值得敬畏的。是爸爸，教给了我，要我学会装扮养育我们的村庄。

我学会栽树苗和学会识字，都是在六岁。那时候，学校搞勤工俭学，我们这些“小不点”步行七八里山路去五家沟国营苗圃植树。我拎一只薄铁皮小桶，里面是泥浆、水和松树苗。老师挖坑，我们栽苗，每个坑一至二株，用手提着树苗头部，让它垂直着，根部湮没在树坑里。这样，覆土后，根须方能舒展，吸吮到土层的养分、水分。这俨然书法的学仿，对着下面的字帖，一笔一划一撇一捺一丝不苟。

七岁那年，爸爸从河北兴隆拿回四株核桃苗子来，对我说，核桃喜温，在北方不容易成活。但咱要试一试，这可是摇钱树呀。

暮色中，我们把四株苗子在菜园里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分别栽下去。核桃苗有七八片叶子，是那种白菜叶的嫩绿色，有些另类的华彩。我们挖好树穴，一尺多深，把里面生硬的黄土挖出来，换上肥沃的黑土，拌好农家肥，把苗埋下，把水浇上，覆土，留下一个锅底形的树坑，便折回。

翌年，靠南墙的那棵死了，另外的三棵在濯濯地绿着。十年后，我高中毕业，靠东墙的那棵消逝了。又过三年，我当兵回村，西边的那棵了无踪迹。大浪淘沙，只有北边靠山坡的那棵，还在盛大而坚贞不屈地生长着。我为它修枝打杈，那络腮胡子一样蓬乱一团的枝杈疏朗开来。以后的几年，这核桃居然结下了几枚果子，可惜这些果子在秋后白玉其外败絮其中，不见内核，像一个个谎言。这些

年，忙于工作，没时间回乡下打理它，那天，有林业专家言之凿凿对我说，核桃怪癖，需每年深秋在树干的皮层划上几刀，方才结果。我辗转回村，却蓦地发现，它被雷劈倒了，仅余下一个焦糊的树桩，俨然一声无奈的叹息。

我家对面有条土沟，满是黄乎乎的粘土，雨天泻下黄乎乎的泥水，无丁点绿色。爸爸曾屡次栽下松树，但屡试无功而返。这土沟，无视人类付出的劳动和汗水，吝啬，一毛不拔。

我当兵回村，二十二岁。见土沟依然是不毛之地，就要完成爸爸的夙愿。我认为，爸爸的失败，是小瞧了黄土顽固、倔强的个性。于是，我利用早晨、傍晚的时间，手拿铁锹，肩挑挑筐，去山坡上爸爸畦出来的松苗地里移栽树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下的小树，就像人群中低调的人，那是一种处世的智慧。我挑选那些身高在一尺左右的小松苗，因为它们还在儿童般蒙昧着，没有好高骛远的想法，相对容易活命。我把小树的根部连同温床的泥土一起挖出来，成坨儿状，担下山来。每次，担三至四棵不等。我挖坑、浇水、盖土、踩实，把这些树苗统统连坨儿栽下。陆陆续续，我一共栽了二十九棵松树，纳鞋底一样，几乎等距离地把门前沟的沟底、沟帮儿、沟边，点缀了一水儿青翠的生命。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有多少美丽在时间里夭折，有多少传奇在空间里黯淡，但那二十九棵松树却在天天长大，葳蕤参天，大多成材。

我还在另一条小沟里栽过十一棵落叶松。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去乡政府上班了，要给小村留点什么。就把山上一丛没有分家的落叶松用挑筐挑回村，一棵棵分别栽好。如果说，在森林王国，黑松是小说，白杨是散文的话，那落叶松就是诗歌，符合“奔放处要不离法度，神微处要照顾到气魄”的美学要求。落叶松秀美、率真，冬天来了，它换羽，充满伤感，春天来临，它就身着华美的衣裳亮相，激情盎然。它不造作，不装，也不秀，活得真实。如今，那仅存的八棵落叶松，亭亭玉立着，笑迎八面来风，四季雨雪……

如今，通太沟村已被列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可以无愧地说，家乡的漫漶的绿色里，融入着我们深情的汗水。

爸爸说过，一棵树就是一座丰碑，树是人的念想，人栽下树了，也就把念想留在了土地上。

贡格尔纪实

（组诗）

■素心

鲁王城

鲁王城的残垣断壁在一团迷雾中被我唤醒，七百五十年后骤起的风云让我再一次感知了生命的短暂和世事无常

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思念没有一点色彩才返青的草原又被大雪覆盖为此，我的悲伤又加深了很多

初夏的雨雪不请自来为何如此应昌府残破的石碑，地基都给不出我要的答案

废墟上，英雄的侠骨豪情如号角和着猎猎风声，有吞海的气势马蹄在贡格尔停滞的瞬间我看到时间在衰退，岁月在消逝

羊是流动的雪，雪是静止的羊群鲁王城目睹这世间的纷纷扰扰闭口不言。面对一座古城的沉默我无法动用任何修辞手法

离开鲁王城时一棵小草探出头来和我道别白音门德古朴的意韵中散发着醇厚迷人的光芒

那日斯

来到初夏的那日斯才知道时间在某个深刻的霎那已成为永恒的主题有些事物在梦幻与现实之间锁定了真理的碎片

我看到沙丘间的红柳、小灌木才抽出嫩绿的枝叶沙窝子露出锋利的牙齿闯入者拥有拓荒人的勇气

越过沙丘，泥地，小河，小泡子众多动物的蹄印告诉我穿越疏林草原的生物基因库时要有敬畏之心

初夏，牛羊还卧在冬营盘里吃草喜鹊站在伊森那日斯的老树上欢迎不速之客在几十里不见乡邻的浑善达克腹地我与野鹿、兔子、狼、沙狐擦肩而过

达日罕乌拉

黄昏身披金甲来临时我登上了曼陀山顶看达里诺尔在一团迷雾中开启落日余晖的大戏

为何那些隐藏的心事在碎金橙红的天际设置了迷阵理不清的发丝纠缠着思绪一起随着夕阳坠落

石头不再吃语我内心的波澜大于一湖碧水大于爱恨交加的晨昏站在山顶俯瞰深蓝与玫红构成的画面内心的情绪比大海还要深沉

对水的敬畏让我成为品性优良的观光客虽然透过望远镜看清了远处牧人富庶的家庭和成群的牛羊也没想过要隐居于此，过纯真的生活

我只想在世界第八条鸟类迁徙路线上在第八十八个驿站落脚，繁衍后代和天鹅、鸿雁、苍鹭一起冬去春回

如果时间再倒退一千年我将是金界壕里挽弓射箭的勇士有崇高的理想和不灭的信念就像砬子山上的岩画一样不腐不烂

我知道，华子鱼那般坚韧逆流而上的人世间是永恒的人们早已睁开沉睡的双眼陶醉于梦幻中的家园

这里是蒙古马的原乡每条河流淌的都是烈酒每株小草都有蒙元文化的气质每片海子都有博大精深的胸怀

尽管鲁王城说书的人早已走远可我依然知道来到达日罕就来到了灵魂皈依的天堂草原

散文

牧歌唱晚

■李云鹤

斜阳西沉，暮色将晚。水天衔接处，山水草木皆可入画。

极目远眺，夕阳彤赤，圆润小巧，剔透若珠玑。群山如黛，恍若巨盘，丹丸处其中，举之、托之，熠熠生辉，莹莹耀目。

山下，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处，有岸迂回，走势蜿蜒有致。岸上马匹若干，体态矫健，神貌隽永。云天辽阔，映于水面，亦真亦幻，妙笔丹青。风徐徐，素手纤纤，弦音潺潺，波兴影动，其妙不可言状。群羊如雪，嬉戏成欢，若白莲盛放于湖畔，时静时动，神态栩栩然。俄顷，牧人策马而来，长鞭挥舞，响声清脆，铿锵如弦断。牧人放歌，歌声嘹亮，余音不绝于耳。

湖上，鸿雁短息，时聚时散，或鱼贯成行，或成双结对，莫不逍遥自在。湖面波光粼粼，似明眸善睐，顾盼生情。湖中有乱石，堆砌成丘，俨然小岛，妙趣自成。彼岸人影绰绰，妙然成画，有佳人在水之滨。

湖周围，白桦环绕，亭亭玉立，风骨神韵，皆赏心悦目。梢头浅青墨绿，粲然若花，缤纷如蝶。

此情景入目难忘，愿舍灯红酒绿，共碧水长天，甘为草木，虽凋朽，而后生！

散文

寄往天堂的思念

■鲍敏杰

天堂在哪里？您在那里还好吗？……我有无数个问题想问您。您走的那么匆忙，那么让人无法接受。从来县里查病到您离开，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您才52岁，真的是太年轻了。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相信您已离开的事实。

还清晰记得，您从县里要回家的那天，我们去看您。您坐在小叔子家客厅的沙发上，消瘦虚弱到坐一会儿都要气喘嘘嘘。多数时间您双眼紧闭，只是偶尔在我们的呼唤声中，才用力睁开眼睛。您似乎在睡梦中，眼神恍惚，黯淡无光，身体虚弱到已经脱相。身怀六甲的小姑娘要给您喂饭，那是她精心熬制的一碗热乎的白米粥。您不说话，用手推开碗。我猜想，您是怕累着小儿媳，怕累着那没见面的小孙子。我接过碗，来到您面前。“妈，您吃点饭，好好吃饭，病才好的快嘛。”我故作轻松说着违心的话，您依旧不说话，但也没有拒绝。我用小勺喂您吃白米粥。您艰难地张开嘴，艰难地吞咽，似乎很累很累。看到您能吃饭，我真高兴。家人也都似乎轻松了许多。能够吃饭，这说明病就有好转，没准还会发生奇迹呢。您吃了多半碗白米粥。用嗓音虚弱地告诉我吃不吃了。我没有勉强您，放下碗，给您擦拭完嘴角的米

汁，我看到您的手指甲有点长，就说：“妈，我给您剪一下吧，长了容易断裂”您点点头。我就坐在您面前，小心地给您修剪指甲。两手的指甲都剪完了，我又给您磨平整了。看您有点坐不住，我们就扶您回卧室休息。为了让您好好养病，小姑娘、小叔子把您接到他们的婚房。房间宽敞明亮，温馨美好。这要是您没生病该多好啊。您躺了一会儿，因肝腹水难受，要去卫生间。我们起身要扶您去，刚强的您不让。我知道，您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

看您单薄消瘦的身体，摇摇晃晃走向卫生间，我们的心都碎了。我悄悄跟在您身后，生怕您摔倒。您没关门，我就守在门口，静静等着您。无声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不停的流下来。想到两个月前，您来查病，扛五六十斤土豆还能走几百米，一次能吃掉一碗半我做的猪肉炖豆角外加一个大馒头。谁能想到，二个月病情就恶化到吃不下，步履艰难。您不识字，一把一把吃着抗癌药，每天期盼着奇迹。期盼着带孙女、哄孙子，享受天伦之乐。命运真会捉弄人，您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您曾自言自语道：“这病怎么越治越厉害呢？”是啊，您经过肝上病灶打针后，真的是越发的虚弱了。几次，我想对您儿子说，让您中药保守治疗吧，但又怕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机会。也怕效果不好，落埋怨。2005年，那时候，没有合作医疗、没有医保，治病全是自费。我狠心取出女儿出生几个月就为她存下的一笔教育储蓄，就希望能救您的命儿，您能早日康复。那段时间，您生病，我的心情也极度不好。我尽量做一些让您高兴的事儿，比如做您喜欢的饭菜，陪您去广场散步，为您洗头洗脚……真的希望能发生奇迹。

记得您来查病前，正好女儿放暑假，就在您身边呆了一段时间。据女儿说您病了，疼得在炕上打滚、叫唤，但在我们面前您都是强



杜鹃山 摄影 常永发

打精神，不喊不叫，真的无法想象您是怎么撑过那段疼痛的日子。实在是熬不住了，您才一个人来看病。您来的时候，气色、精神都很好，只是吃饭的时候，您让我单独给您备一双碗筷，说怕是自己得了肝病，会传染。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后，我们都惊呆了，吓傻了，怎么能相信啊，肝癌晚期。医生建议去市医院再看看，检查结果一样。我们骗您说是长个血管瘤，吃药打针，慢慢就会好了。您表现的很坚强，走路身姿依旧挺拔，步伐依旧坚定有力，眼里依旧满是慈爱。看我忙着工作、做饭、照顾家人和孩子，婆婆心疼地对老公说：“没事多帮你媳妇干点活。”就是这句话，让我心里暖暖的、非常感动。就这句话，让我永远也忘不了。您疼儿子，却一直放不下对我的牵挂和疼爱。每次轻唤我的名字，前边都要加一个小字，满满的母爱和慈祥。我们相处近九年的时光，从陌生到熟悉，直到把我融入到您的家里。您烙的猪油家常饼、炒笨鸡蛋、手擀面、莜面打苔粒……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那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温馨美好，温暖了远嫁女儿的心房。

您的厉害全村是出了名的，但您知书达礼，教子有方，小女子大格局，让人佩服和赞叹。哪家的红白事，都离不开您去帮忙，家里男人干的活儿，您也不在话下。虽然不识字，记忆力却极好。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高等学府，成为全村羡慕的家庭。您懂人情事故，知道感恩。尤其是作为家里的大姐，你对弟弟妹妹都起到了好的带头作用。你在父母生病时，慷慨解囊，倾其所有为他们治病，很让我感动。都说一分脾气一分才，您虽然性子刚烈，脾气不好，但您人缘好，知道感恩。您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成为小村的致富能手。您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美好而幸福的生活。

我和您儿子是自由恋爱，您尊重我们、理